

情迷南生園十數載 朱嘉明以畫記錄美景

在香港有一個地方，有一條小小的木橋，曾在多齣電視劇及電影「客串」，驟眼看，小木橋其貌不揚，有點破落，但當小橋配合四周的美景，卻構成了別具一格的風景畫。這是我們熟悉的南生園。畫家朱嘉明也被當地的風景吸引，十多年來以過百幅作品記錄了南生園的美景，春夏秋冬四季，被他盡收畫紙當中。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慧恩
圖：受訪者提供

朱嘉明熱愛行山又愛旅行，自從到過南生園後，便被當地的風貌吸引，自此南生園便成了他畫筆下的寵兒，經常到當地寫生。除了以畫記錄美景之外，也把作品集結成「情迷南生園」畫集，與讀者分享。獨特的自然環境加上人的生活痕跡，是朱嘉明眼中南生園最吸引的景致。

愛南生園風光

無懼天氣惡劣，無懼蚊叮蟲咬，時而獨自帶着二十多三十磅的畫箱到南生園寫生，這是一個畫家的浪漫。時而則帶着一群學生寫生，這是與眾同樂。到當地寫生多年，朱嘉明日睹南生園的變化。十多年前到這裡「朝聖」的人並不算多，到後來攝影發燒友愛以鏡頭定格此地風光，準新人愛把它作為婚紗照的背景，市民大眾受到這裡郊遊。

對於朱嘉明而言，南生園裡的魚塘、蘆葦、小屋、橫水渡乃至成記土多，都很吸引，也和很多市民一樣，他認為南生園最獨特之處是那條小木橋。「小木橋是南生園的地標，它經過風吹雨打，日曬雨淋，經歷多次修理，站在小橋上遠望，看到很多高高低低的樹，有種特別的味道。」他說。獨特之處在於小橋，而最吸引之處，朱嘉明則認為是南生園的自然風貌與人的生活痕跡相結合所帶出的面貌。「南生園本屬大自然，後來有人在此生活，有人種菜，有魚塘，又有小小的村落，這是人與大自然的互動。」所以，在他的寫生作品中，有的是純粹畫景的，也有一些會加入人物。

寫生挑戰大

風景雖美，但大自然卻很誠實，天氣變幻無窮，是畫家寫生時的挑戰。「很多人不喜歡寫生，因為在戶外畫畫很辛苦，我在南生園寫生，有時一站就是一整天，需要一定體力。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遇上惡劣天氣，既有日曬，又有雨淋，又要面對蚊叮蟲咬。」他說。在盛夏七月寫生，朱嘉明形容為「曬到溶」；下雨時，又會淋濕畫紙；在樹底下畫畫，風一吹，樹葉又跌滿整張畫紙。然而，儘管如此，對於寫生有一份執着的他，還是「安如山」，懶理惡劣天氣，自得其樂，對於他而言，寫生的樂趣只有自知。

「落大雨時，就索性把顏料與水攪埋一起畫，你不會因為落雨就馬上把畫紙畫具收起，當你全情投入時，你根本不想走。」他笑言。寫生時，即使熱得汗



作品《塘邊小景》



作品《魚塘》



朱嘉明十多年來以過百幅作品記錄南生園的美景 (朱慧恩攝)



作品《悠然自得》



作品《金風送爽》



作品《橫水渡》

自然，便創作了很多關於大自然風光的作品。除了愛畫畫，他也愛看書，看小孩子的書，也看科學的。和很多天真的小孩子一樣，小時候他也有着天馬行空的理想，就是當一名科學家，當然，也和很多小孩子一樣，這個理想最後沒有實現。不過，世事無絕對，自言讀書「麻麻喇」的他，儘管細個被批長大後不會揸筆溫食，但輾轉之下，今天他不是揸墨水筆溫食，而是揸畫筆。

雖然小時候讀書成績不怎麼出眾，但在美術科裡，他嚐到了一點甜頭。「小時候讀書成績不怎麼好，於是家人便建議我讀工科，學一技之長『傍』下身，後來入讀實驗中學，學校比較注重美術，而我在繪畫的過程中得到很大滿足感，便朝着這方面繼續發展。」他說。一開始時學習國畫，練基本功，及後又學習西畫。後來，自以為畫得一手好畫，便躊躇滿志開始畫商品畫，結果很沮喪。「那時我開始畫商品畫，商品畫需要跟足別人要求，別人才會收畫。我有時會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跟足指示，但若不跟足，別人根本不願意收畫。畫了商品畫一段時間，覺得很沮喪，便不畫了。」

後來，朱嘉明跳出商品畫所帶來的限制框架，開始自由創作。由小時候覺得自己算不上有藝術天分，到從畫畫中獲得一點滿足感，曾經會為畫畫而沮喪，到今天因畫畫而自豪，一路以來，朱嘉明所想的，也很簡單，就是單純地朝着理想一路走下去。教畫三十多年，他所想的就是人生在世只求開心，堅持把畫畫的知識與畫畫的快樂傳遞給與畫畫有緣的人。「人生是很多色彩的，與藝術

結緣很難得。」

孤注一擲歐遊寫生

多年來，被朱嘉明收納在畫紙裡的各地風景多不勝數，對他而言，萬物靜觀皆自得，不一定名山大川才值得畫，看似平凡的，只要用心感受，也可以很美。曾到過西貢、城門水塘、石崗等地寫生，又試過在大排檔食飯時一時興起，放低飯碗筷子，拿起畫筆，即場寫生。內地的如西藏、湘西、九寨溝等又畫過，而最難忘的想必是與太太的八個月歐洲流浪之旅。

那是1994年，朱嘉明偕太太到歐洲旅行，拿着手上僅有的資源，孤注一擲，去了八個月，遊了二十多個國家。然而，美其名曰旅行，但實際卻是艱苦之旅。驚被人打劫，而隨身攜帶鐵鏈；因手頭緊而無飯食；因語言不通而需要透過畫公仔與做動作跟對方溝通。提起那次旅行，雖然很艱辛，但也很難忘，無論所處環境多艱辛，兩人也堅持在當地寫生，那是一次為藝術而去的旅行。「那次在聖莫里茲寫生，寫着寫着以為支筆甩毛，後來發覺原來不是毛，而是結了冰，當時實在太冷了。又試過在波蘭寫生，那時三十多四十度，腳踩在瀝青路上都會留下整個腳印，熱得連鞋也熔了。」朱嘉明說。

然而，再辛苦也是值得的，寫生的意義就在於此。「我覺得寫生對畫家來說很重要，寫生會讓我們靜下來欣賞眼前的美景。外國人很會享受生活，但香港人則太匆忙了，人要靜下來，才能感受到當下的美好。每一種面貌用不同的心態去欣賞，所感受的也截然不同。」



張學平向記者介紹《神武大元帥》。

「漆彩」靈動威武不凡 融合非遺神武大元帥



《神武大元帥》正面。

金砖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期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神武大元帥》作為國禮，唯一贈送給俄羅斯總統普京。該作品融合了福建的兩項國家級非遺，脫胎漆器和漆線雕，造型亦凸顯神武霸氣。

工藝繁複精細嚴謹

據廈門蔡氏漆線雕技藝傳習所董事長張學平介紹，這尊《神武大元帥》雕塑坯體為脫胎漆器，外面為漆線雕，並貼滿金箔，含底座高70厘米。漆線雕，類似於純手工的浮雕作品，工藝繁複。傳統的漆線雕製作包括：雕塑、粉底、漆線裝飾、妝金填彩等4個方面。漆線雕用陳年的磚粉、大漆和熟桐油等原料調和，經反覆舂打成為柔軟而富於韌性的泥團，俗稱「漆線土」，再由手工搓成「漆線」，然後在塗有底漆的坯體上用「漆線」盤、結、繞、堆，以浮雕形式展現塑造浮凸的圖形，精細嚴謹。

「可以說，手工是漆線雕的靈魂。」張學平告訴記者，傳統漆線雕作品，主要集中在佛像、花瓶、盤子以及傳統人物造型上。如何體現國禮的大氣，又展示傳統漆線雕工藝，更反映出金砖五國精誠合作的寓意，尤其體現俄羅斯這個國家的特質，成為其團隊反覆設計，數易其稿的難點。

融合金砖五國特色

龍鳳、飛馬、獅虎、祥雲，這些中國最古老的圖騰，在《神武大元帥》身上，更顯得「漆彩」靈動。張學平告訴記者，這件《神武大元帥》為蔡氏漆線雕第13代傳人之蔡超榮，帶領十多位專業工藝師，歷時半年多創作。

「福建的脫胎漆器和漆線雕，在這件作品上得到了完美的結合。」張學平說，甚至為了凸顯俄羅斯「戰鬥的民族」的特質，《神武大元帥》的前胸後背各有一對虎，以顯其神武。廈門文保專家黃念旭，為習近平和普京擔任金砖期間閩南非物質文化遺產演講員。據其回憶，當時普京亦特地仔細觀看了大元帥前胸和後背的對虎。

張學平指着大元帥腰部向記者介紹，金砖五國國花，分別是巴西的毛蟹爪蓮、俄羅斯的向日葵、印度的荷花、中國的牡丹和南非的帝王花，均在鎧甲的花紋上進行了體現。「以前的漆線雕，如果是人物作品，基本皆有面部造型，但是這件《神武大元帥》，卻沒有四肢，也沒有面部。」張學平說，「這其實也是借鑒了中國傳統國畫的『留白』技藝，言有盡而意無窮，讓人有更多的想像空間。」



《神武大元帥》側面。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煒基

《神武大元帥》側面。

國博百餘張大千藝術作品展 大師私藏古畫同場亮相

由中國國家博物館聯合四川博物院、榮寶齋共同舉辦的「張大千藝術展」日前在國家博物館開幕，共展出100餘件套作品，呈現這位國畫大家一生各階段重要創作。這是該館2018年首個專題展覽。

這次展覽分「集古得新」、「臨摹敦煌」、「大風堂收藏」、「大千師友」、「大千用印」五個單元，既展出了張大千不同時期的代表作，如《龍泉寺檢書圖》、《華山雲海圖》等，也展示了其收藏的陳洪綬《右軍籠鵝圖》、石濤《長安雪霽圖》等重要的古代繪畫藏品。此外，張大千的篆刻藝術也得到集中呈現，其印文多出於對創作、經歷或心境的體悟，且鈐蓋頗具章法，與畫作相得益彰。

其中，張大千《臨摹晚唐勞度叉斗聖變圖

軸》長9.25米、高3.45米，是此次展出的最大尺幅作品。1941年至1943年，張大千在敦煌為309座石窟編號，並且臨摹了276件作品，也影響了其後來的創作。這部分作品分別在20世紀40、50年代，展出於蘭州、成都、重慶、日本東京、法國巴黎等地，為世人了解敦煌藝術的偉大成就提供了契機。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評價稱，張大千的臨摹作品「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吾民族藝術上別創一新境界」。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長王春法表示，中國國家博物館開館以來，精心組織二十世紀名家系列展，先後舉辦了潘天壽、李可染、黃胄、劉開渠、蔣兆和、關山月等著名藝術大師作品展，獲得了熱烈的社會反響。「相信通過此次展覽，可以讓廣大觀眾對張大千先



《臨摹晚唐勞度叉斗聖變圖軸》。



《華山雲海圖》局部。



展覽現場。

生的藝術道路有更為全面的認識，進而更加深刻準確地理解他在二十世紀中國畫壇中的崇高地位。」

據四川博物院院長盛建武介紹，這是四川博物院近年來最大規模的進京展出，也是四川博物院大千作品首次進京，大量相關文創產品也同步在國博展覽。展覽持續至3月4日。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孫琳